

## 心智义多义动词的语义句法分析

——以汉语动词“想”为例

于 鑫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俄语系, 天津 300204)

**提 要:**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以语义元语言为基础, 通过陈说、预设、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动因等参数, 对词汇语义进行多向位集成描写。本文以汉语心智义多义动词“想”为例, 探讨如何借助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方法, 对汉语多义动词进行分析、阐释, 描写各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 构建系统性的词汇语义网络, 揭示动词多义词位的相关语义句法行为和(广义)形式句法关系特征。

**关键词:** 莫斯科语义学派; 元语言; 心智动词; 语义句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 1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分析方法

以 Ю.Д. Апресян 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以自然语言的整合描写为基础, 将形式化的词汇意义描写和语法意义描写紧密结合, 从语义、句法、语用、搭配等多个角度, 应用元语言对词汇单位进行分析性注释(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толкование)。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同自然语言一样, 也由词汇和句法两个部分组成, 并且其元语言体系的词汇和句法结构手段都取自对象语, 是对象语中实际存在的、语义最简单或相对简单的词汇、句法单位, 分别包括语义基元词、过渡性词汇、语义夸克和典型的形态—句法结构要件、构式。应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方法对词位进行描述分析, 可以促进对词汇内涵及语用意义的深层掌握, 区分同义词和一词多义, 也有助于语言对比和语际翻译。

Ю.Д. Апресян 指出, 在对词位进行分析性注释时, “释义内容是一个多维结构。它最多可包含 5 个要素成分: 陈说、预设、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动因。”(Апресян 2009: 18) 其中, 陈说(ассерция)是交际的焦点信息, 是该词意义的重心所在, 是否定语词指向的成分。预设(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是词汇单位语义结构中的背景信息, 是陈说成分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它位于否定语词的辖域之外。情态框架(модальные рамки)和观察框架(рамки наблюдения)都是隐含的, 前者指向说话人的评价, 后者指出说话者的位置。动因(мотивировки)是行为发生的内在推动力, 是词汇单位中说话人的意图。

Ю.Д. Апресян 为体现词位的所有语义配价和句法题元构式, 将词位放在题元框架中用元语言进行注释。比如, 被释义的不是 тратить, 而是命题结构 X тратит Z на P; 不是 завидовать, 而是 X завидует Y-у。以此直观显示词位的语义、句法和语用特征, 展现莫斯科语义学派语言整合描写的思想。不妨以 просить 和 требовать 为例说明:(参见 Апресян,

просить 的元语言释文为: X просит Y-а сделать P (X 请求 Y 完成 P) = ①某人 X 希望做某事 P; ②X 认为另一人 Y 能够做成 P; ③X 不认为 Y 应该做 P; ④X 对 Y 说他希望 Y 做 P; ⑤X 这样说是因为希望 P 成为现实。以上释义部分①②③为预设, ④为陈说, ⑤为动因。

требовать 的元语言释文为: X требует от Y-а, чтобы Y сделал P (X 要求 Y 做 P) = ①某人 X 希望 Y 做 P; ② X 认为 Y 应该做成 P; ③X 对 Y 说, 他希望 Y 做 P; ④X 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 Y 应该做 P。以上①②为预设, ③为陈说, ④为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比较的只是 просить 和 требовать 的一个词位(义项)。应分别标注为 просить<sub>1</sub> 和 требовать<sub>1</sub>。二者的其他相关词位采用同样的元语言方式进行释义分析。

莫斯科语义学派元语言描写目的不仅仅是准确、全面地揭示语言单位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直观体现词汇、语法等单位的各种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揭示词义之间差异的本质。此外, 元语言描写的方法也有助于解释词的语法意义。比如:

俄语的未完成体动词和完成体动词的预设中有不同的“潜能意义”, 句子 Он поднимает 500 кг. 中的未完成体动词含有下面释义: ①X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P (陈说: X 可以完成 P); ②Говорящий утверждает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знает, что X делал это раньше. (预设: 说话人确认这一点是因为 X 之前做过 P) 可见, 未完成体的预设中含有“先前的经验”。而句子 Он поднимет 500 кг. 中的完成体动词释义为: ①X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P (陈说: X 可以完成 P); ②Говорящий утверждает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и восприятии X-а у него сложилось такое мнение. (预设: 说话人断言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 X 能够完成 P) 可见, 完成体的潜能意义中含有“意见、判断”。因此在交际语境下受话人对这两个句子会有不同反应:

- Он поднимает 500 кг. – Откуда ты это знаешь? (事实、经验)
- Он поднимет 500 кг. – Почему ты так думаешь? (认识、信念)

在对词位进行元语言释义的基础上, 莫斯科语义学派还对其进行支配模式描写和词汇函数描写。限于篇幅, 这里我们只简要介绍一下支配模式。莫斯科语义学派以表格形式体现谓词单位的语义配价与表层句法题元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学派把语义配价理解为“必需情景参与者在相应谓词语义结构中对应的抽象语义参数”。(张家骅 2003: 27) 配价成分进入谓词的语义结构, 而深层的语义结构向表层的句法结构投射为题元框架, 并进而形成句子形式。比如, удивляться<sub>1</sub> 的支配模式可表示为: (参见张红, 2016a: 70)

I ↔ X (感事)	II ↔ Y (原因+内容)
1) 名词短语 (称名格)	1) 名词短语 (与格) 2) на+名词短语 (宾格) 3) 说明从句

而 удивляться<sub>2</sub> 的支配模式可表示为: (同上: 71)

I ↔ X (感事)	II ↔ Y+Z (原因+内容)
1) 名词短语 (称名格)	1) 引语 2) 说明从句

总之,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以语义元语言为基础, 通过陈说、预设、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动因等参数, 对词汇语义进行多角度的详细分析和揭示。这一分析方法对于汉语动词多义词位的语义句法分析和描写同样适用。下面, 我们以汉语心智义多义动词为例, 探讨如何借助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方法, 对多义动词的不同词位进行相关语义、句法分析和描写。

## 2 心智义动词

### 2.1 心智义动词语义类别

心理动词是表达人的情感和认知等心理活动和心理反应的动词，它最早由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出，自吕叔湘的《中国语法要略》开始，被单独列为一类动词。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心理动词进行过研究，但对于心理动词的界定和分类还存在许多争论。心理动词中有一类称为心智动词或心智义动词（ментальные глаголы），表示与人的智力活动、思想、思绪活动、情志活动、意愿（意志）活动等相关的（广义）目的行为、动作。

Е.В.Падучева 认为心智动词包括：1) 知悉动词，如 знать, подозревать；2) 信念动词，如 считать, думать；3) 情感动词，如 бояться, восхищаться。其中情感动词的心智义多是派生性的，比如：Я тебя боюсь。（我怕你）表达情感意义；Боюсь, что ты не прав。（怕是你不对）表达心智意义。此外，情感动词还往往发生从情感状态到言语活动的语义迁移，比如：Элен радостно приняла Нагашу и громко восхищалась ее красотой и туалетом。（Падучева, 2004: 273）我们认为，Е.В.Падучева 所说的情感动词只是有可能派生出心智意义，其基本意义与心智动词是有区别的，将其归入心智动词似有不妥。因为情感动词表达某种情绪意识、情感状态或心理感受、心绪态度，而心智动词表示的行为是与认知、思维活动相联系的主动的、创造性的行为，其理性、智力的因素多少拒斥情感意志的直接进入。

在 Е.В.Падучева 的分类基础上，张红（2016b: 50-54）认为，心智动词包括：1) 思维动词，表达思维过程意义和思维行动结果，如 думать, считать, полагать, решать, ошибаться；2) 知悉动词，表示人的思维、感觉和意志活动的结果或者在该活动中获得知识，如 знать, уметь, учиться 等；3) 记忆动词，表示在记忆中保留、失去或恢复某种信息，如 помнить, запоминать, забывать, вспоминать 等。这一分类较 Е.В.Падучева 的分类更为合理，但稍显粗略。

在以上两位学者的基础上，我们把心智义动词的语义类型划分为：

- 1) 思维动词 думать（想），помышлять（想），размышлять（考虑），продумывать（考虑）等；
- 2) 信念动词 считать（认为，以为），полагать（认为），думать（认为，想定）等；
- 3) 知悉动词 знать（知道），узнавать（得知），понимать（理解），уметь（会），учиться（学），научиться（学会），владеть（掌握），осваивать（掌握），овладевать（掌握）等；
- 4) 记忆动词 помнить（记着），запоминать（记住），вспоминать（回想起）等；
- 5) 其他心智活动动词：мечтать（幻想），надеяться（希望），полагаться（指望），рассчитывать（指望），решать（决定），планировать（计划），желать（愿，愿意），сомневаться（疑惑），подозревать（怀疑），восхищаться（钦佩，赞赏[心智态度]）等。

动词的主体是动作动词，而心智义动词属于较为独特、边缘的类型。它的数量不多，但使用频率却很高。在句法上，汉语心智义动词一般是及物动词，需要带宾语，可以是名词性宾语（“我幻想着未来”；“我钦佩他的为人”；“我知道这件事”；“我怀疑记者的报道”）或小句宾语（“我想他会来的”；“我愿他成为一名医生”；“我怀疑记者可能是始作俑者”）。

### 2.2 心智义动词的多义性

自然语言中大多数动词都是多义的，这是语言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多义动词往往折射出一种具体化了的认知语义联想关系。从认知角度看，其中体现出隐喻、转喻关系（参见彭玉海、于鑫，2012: 62—66）。从语义角度看，其中体现出义素的增删、偏移、转化，题元的分、合，题元结构的变异，语义范畴的迁移、改变等（参见彭玉海，2007: 29—34）。动词的语义内容决定着它的句法表现，多义动词语义上的变化必然有其形式句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可以通过句法形式特征来描写、表现动词多义的语义衍生关系和变化内容。值得注意的

是，动词多义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累积、演进的开放性意义库。其他词类通过“动用”，也可能产生动词义项，比如近年来网络语言中的“雷”（使……吃惊）、“和谐”（因不合规和违反规则而被忽略、去除、处理掉）等。

多义性是心智义动词一个重要而显明的特征。因为思维、信念、知悉、记忆等本就是密切关联、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割的认知活动范畴。它们彼此之间易于产生意义勾连和语义派生（如下文对动词“想”的分析）。并且人类是通过自身的思维和情感来认识和表达客观世界，心智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通过隐喻、转喻认知纽带自然彼此相通。

因此，其他语义范畴的动词往往可以派生出心智义。比如，“看”本是一个感知动作动词，但它极易延伸出心智活动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列举了“看”的9个义项：①使视线接触人或物（看电影）；②观察并加以判断（我看他是个好人）；③取决于、决定于（全看你了）；④访问、探访（看朋友）；⑤对待（把我当外人看）；⑥诊治（把我的病看好了）；⑦照料（衣帽自看）；⑧预见到某种变化趋势（行情看涨）；⑨表示试一试，前面的动词常用重叠式（想想看）。这些义项中，①为基本义，而②⑤则为心智义（动作—心智意义）。“看”表示心智义时，主体为心智主体或心智感事（“智事”）。客体为事件（如②）或事物（如⑤）。相关问题上，张家骅（2006：137—138）曾以情感动词“怕”为例，分析了5个词位“怕<sub>1</sub>—怕<sub>5</sub>”的元语言释文，揭示了其内在语义联系，其中的怕<sub>3</sub>就是派生的心智义动词。

另一方面，心智义动词同样也可以派生其他范畴行为、活动意义。比如，俄语心智义动词 *восхищаться* 表义为“钦佩”，但它可以转义为言语活动动词“赞叹”。再如，“会”本是一个心智义动词，但它可以引申其他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列举了“会”的5个义项：①理解，懂得（心领神会）；②熟习，通晓（他会英文）；③助动词，表示懂得怎样做或有能力做（我不会滑冰）；④助动词，表示擅长（能说会道）；⑤助动词，表示有可能实现（他不会来）。以上①②③为心智义，而④⑤则为引申义（④中的“能说会道”并非指具有说话能力，这里的“会”为性能、属性动词）。

### 3 心智义动词“想”的元语言描写和句法分析

运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理论，可以对词汇进行语义描写，分析多义词的各个词位（义项）之间的本质区别，并解释其语义派生关系。在此，我们应用该理论对汉语原型心智义动词“想”进行相应释义描写，同时分析其（广义）形式句法特征。

汉语中的“想”是一个典型的心智义动词，其词义涵括俄语动词 *думать* 和 *хотеть* 的核心语义。孔令达的研究发现，“儿童在2岁时已经习得‘想’这个动词，而在3—5岁这段时期能够频繁运用‘想’来表达意愿和思考，而与‘想’相关的诸如‘思考’、‘打算’等动词在这一时期儿童语言中尚未出现。”（高天，2014：37）。《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列举了“想”的6个义项：①开动脑筋，思索（想办法）；②推测，认为（我想他今天不会来）；③希望，打算（我想到杭州去一趟）；④怀念，相信（我们很想你）；⑤回忆，回想（这件事他已经想不起来了）；⑥记住（让弟弟想着给妈妈写信）。以上①为思维义，②为信念义，③为意愿义，④为情感义，⑤⑥为记忆义。其中①②⑤⑥可看作是动词心智义。可见，心智义动词可以在思维义、信念义、知悉义等词义之间发生意义变迁，也可以向其他类别的动词扩展。

#### 1) “想<sub>1</sub>”

“想<sub>1</sub>”（开动脑筋，思索）是一个表示思维义的心智动词。我们认为，“想<sub>1</sub>”是人类认知的一个起点。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中，“想<sub>1</sub>”（*думать<sub>1</sub>*）是一个词义基元词，本身是不能进行义素分析的。其题元框架为：X 想<sub>1</sub>Y。其中X为“智事”，体现为表人名词，

Y也是名词性的,但不能表示具体事物,只能表示抽象事物。比如,不能说“\*我在想桌子”,只能说“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等。“想<sub>1</sub>”具有主动性和过程性,表示某种持续的思维状态。“想<sub>1</sub>”后面可加“好”、“过”、“出”等补语性语助成素,此时突显出其结果义,如:“我想好了”,“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件事我想过了”。

“想<sub>1</sub>”后为零受事时,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省略,因为其深层语义结构中须要存在动作对象或内容。并且,此时“想”不能为光杆动词,必须跟状语或叠用“想”字以突出其过程性、过程方式(如:“我想了一会儿”,“我想一想”,“让我想想”)。

## 2) “想<sub>2</sub>”

“想<sub>2</sub>”(推测,认为)是一个表示信念义的心智动词。它的元语言释文为: X 想<sub>2</sub>P = ①某人 X 进行想<sub>1</sub>; ②X 对某判断 P 持弱肯定态度。其中①为预设,②为包含了情态框架的陈说。X 依然是表人的名词短语, P 为命题(小句)形式,如:“我想他不会来了”。

“想<sub>2</sub>”与“认为”是同义词。Ю.Д.Апресян(2004: 1129)在《新俄语同义词解释词典》中对 думать<sub>2</sub>(想<sub>2</sub>)与 считать(认为)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думать<sub>2</sub>的肯定性弱于 считать。汉语同样存在这一区别。比如:“医生认为伤口会感染”/“医生想伤口会感染”;“我认为明天气温可能会达到 37 度”/“我想明天气温可能会达到 37 度”。后者(“想”)的肯定性弱于前者,推测性强于前者(“认为”)。Ю.Д. Апресян 还认为, думать<sub>2</sub>可以把后面的事件性命题转换成“评价性副词+о ком-чём”形式,如: Ты чересчур плохо думаешь о своих коллегах.(你把你的同事想得太糟糕了。)而汉语中用“把”字句也可以实现相同目的。

“认为”的内容为世界观的一部分(具体、微观表现层面),而“想<sub>2</sub>”有可能只是一种临时的、条件性的心理状态。试比较:“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柏拉图想灵魂是不死的”。“认为”可以否定,而“想”不能,如:“我从不认为争吵能解决问题”/“\*我从不认为想争吵能解决问题”。另外,“认为”不具有过程性,因此强调状态的时候只能用“想”,如:“我躺在床上想(\*认为),今天会是一个晴天”。

我们认为,“想<sub>2</sub>”是由“想<sub>1</sub>”直接引申而来的,“想<sub>1</sub>”作为预设语义成素进入“想<sub>2</sub>”,这相应导致“想<sub>2</sub>”支配模式发生了变化:“想<sub>1</sub>”支配的抽象客体被判断(命题)所取代,“想<sub>1</sub>”的过程性被结果性所取代。

另外需指出的是,“想<sub>2</sub>”与知悉动词“知道”的区别在于,后者的语义中还含有事实性预设。例如:“我知道他不会来了”。这里“他不会来了”属于预设的事实性内容。而“我想他不会来了”并不含这一预设。

## 3) “想<sub>3</sub>”

“想<sub>3</sub>”(希望,打算)表示意愿,不属于心智义动词,其元语言释文为: X 想<sub>3</sub>Z=①某人 X 进行想<sub>1</sub>; ②X 的目的是进行 Z 或者 Z 成为现实。其中①为预设,②为包含了动因的陈说。在支配模式中, X 仍为表人名词短语, Z 为动词短语,如:“我想吃饭”。Z 也可以扩展为小句形式,前面加“使”、“让”和小句主语,如:“人们想让环境变美丽”。

“想<sub>3</sub>”也是由“想<sub>1</sub>”直接引申而来。“想<sub>1</sub>”作为预设进入“想<sub>3</sub>”,结果导致“想<sub>3</sub>”支配模式也发生变化:“想<sub>1</sub>”支配的抽象客体被动词短语或小句取代,“想<sub>1</sub>”的过程性被结果性所取代。

此外,“想<sub>3</sub>”与同为意愿动词的“要”意思相近,往往可以互换,如:“我想买把伞”/“我要买把伞”。它们后面都能接动词性成分,不能接名词性成分。两者的区别也正在动因不同,前者的动因强调自身的愿望,后者强调客观需要或他人的要求。因此,“想”前可加

程度副词，如“很想”、“非常想”，而“要”前不能加这些程度副词。“想”前可加“不”构成否定（如：“我不想吃饭”），而“要”前原则上则不行（如：“\*我不要吃饭”）。徐治琼（2009：121）指出，“想”更偏向静态、持续的心理活动，仅停留在心理阶段。而“要”更偏向动态性的行为，是一个触发点，表示愿望到了极端的状态，它不具有愿望程度上的伸缩性。因此，“要”不能用“不”否定（否则意义会发生改变），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但能受“一定”、“坚决”等体现意志坚决的状语修饰。而在语用方面，“想”有商量、协商的余地，如：“我想借这本书看看”，而“要”更具意志性、命令性，如：“小王，把文件拿来，我要看看”。

#### 4) “想<sub>4</sub>”

“想<sub>4</sub>”（怀念，思念）表示情感，不属于心智义动词。其元语言释文为： $X$ 想<sub>4</sub> $Y$ =①某人 $X$ 进行想<sub>1</sub>；② $X$ 认为 $Y$ 是好的。其中①为预设，②为包含了情态框架的陈说。支配模式方面， $X$ 依然是表人名词短语， $Y$ 为具体名词，如：“我想家”。

“想<sub>4</sub>”也是由“想<sub>1</sub>”直接引申而来的。“想<sub>1</sub>”作为预设进入“想<sub>4</sub>”，结果导致“想<sub>4</sub>”支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想<sub>1</sub>”支配的抽象客体被具体客体所取代。

#### 5) “想<sub>5</sub>”

“想<sub>5</sub>”（回想，回忆）属于记忆类心智义动词。其元语言释文为： $X$ 想<sub>5</sub>起/不起 $Y$ =①某人 $X$ 进行想<sub>1</sub>；② $X$ 知道 $Y$ ；③ $Y$ 出现在 $X$ 的记忆中。其中①②为预设，③为陈说。在支配模式中， $X$ 依然是表人名词短语， $Y$ 可以为具体名词或抽象名词，如：“我想起这个人了”，“我想不起那天的事了”。

“想<sub>5</sub>”也是由“想<sub>1</sub>”直接引申而来。“想<sub>1</sub>”作为预设进入“想<sub>5</sub>”，并引入了一个新的预设，结果导致“想<sub>5</sub>”支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想<sub>1</sub>”支配的抽象客体可能被具体客体所取代，过程性被结果性所取代。同时 $Y$ 前必须加词素“起/不起”，使“想”变为一个新复合词。

#### 6) “想<sub>6</sub>”

“想<sub>6</sub>”（记住、惦记）属于记忆类心智义动词。其元语言释文为： $X$ 想<sub>6</sub>着 $Y$ =①某人 $X$ 进行想<sub>1</sub>；② $X$ 应该做 $Y$ ；③ $X$ 对 $Y$ 处于持续性记忆状态。其中①②为预设，③为陈说。在支配模式方面， $X$ 依然是表人名词短语， $Y$ 为动词短语，如：“他总是想着我”，“想着给妈妈写信”。

“想<sub>6</sub>”也是由“想<sub>1</sub>”直接引申而来。“想<sub>1</sub>”作为预设进入“想<sub>6</sub>”，并引入了一个新的预设，结果导致“想<sub>6</sub>”支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想<sub>1</sub>”支配的抽象客体被行为所取代。同时 $Y$ 前必须加助词“着”，以突出“想<sub>6</sub>”的状态性，并与“想<sub>4</sub>”相区别。

#### 7) “想<sub>7</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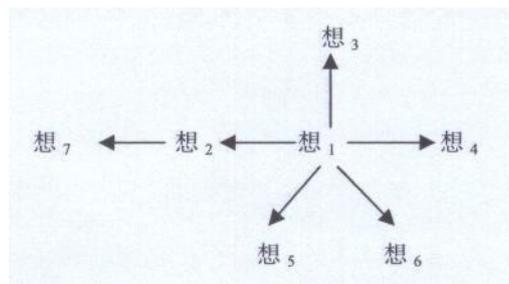
“想<sub>7</sub>”是古汉语中的用法，表示“像”，如：“云想衣裳花想容”。该词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标注。我们认为，“想<sub>7</sub>”隐含“想<sub>2</sub>”的语义因子，或者说是由“想<sub>2</sub>”引申而来。其引申模式、路径为：

$X$ 想<sub>7</sub> $Y$ =某人 $A$ 想<sub>2</sub> $P$ ;

$P$ = $X$ 与 $Y$ 相似

在表层结构中， $A$ 和义素“相似”都处于隐现状态， $X$ 做主语。

可见，动词“想”多义义位的语义衍生模式是一个典型的辐射型结构（连锁型的“想<sub>7</sub>”除外），“想<sub>1</sub>”作为预设进入了“想”字的其他词位，并导致它们发生了题元结构和支配模式的改变。动词“想”各词位的语义引申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还想指出的是，“想”字的许多词位都可以衍生出复合词，其语义会重新进入复合词中进行再度合成。比如：“想<sub>1</sub>”衍生的复合词有“思想”“联想”“空想”“畅想”“遐想”“想方设法”等；“想<sub>2</sub>”衍生的复合词有“设想”“想当然”“想必”等；“想<sub>3</sub>”衍生的复合词有“妄想”“臆想”“幻想”“梦想”“想要”等；“想<sub>4</sub>”衍生的复合词有“想念”“朝思暮想”“着想”等；“想<sub>5</sub>”衍生的复合词有“想起”“回想”等。

#### 4 结语

通过本文分析不难发现，相对于传统的义素分析方法，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元语言分析方法结合了语义、词法、句法和语用要素，通过陈说、预设、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动因等参数，能够对词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集成描写，并能对多义词词位之间的引申关系做出新的分析和解读。心智义动词通常具有多义性，可以借助语义元语言分析方法构建各词位之间相互关联的语义网络，进而洞察其题元结构、支配模式等语义—句法关系行为和句法表现形式特征内容。

####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конце XX столетия[J].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99. № 4.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синонимов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4.
- [3] Апресян Ю. 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9.
- [4]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4.
- [5] 高天. 动词“想”的基本义及其同义词群建构[J]. 蚌埠学院学报, 2014(3).
- [6] 彭玉海. 论语义变异的理据——词汇语义的动态作用机制[J]. 中国外语, 2007(4).
- [7] 彭玉海, 于鑫. 俄语物为动词隐喻意义的认知阐释——兼动词多义问题[J]. 外语学刊, 2012(4).
- [8] 徐冶琼. 能愿动词“想”和“要”的比较——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9(6).
- [9] 张红. 情感动词的语义迁移[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a(3).
- [10] 张红. 俄汉心理动词语义—句法对比描写[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b.
- [11] 张家骅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2]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学, 2006(2).

### Semantico-Syntactical Analysis of Mental Polysemous Verbs ——On the Example of Chinese Verb "Xiang"

Yu Xi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Department of Russian,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

**Abstract:** The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SS*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s based on the semantic metalanguage. It describes lexical semantics in the way of multidirectional integral description through parameters such as assertion, presupposition, model frame, observation frame and motivation. Taking the Chinese mental polysemous verb "*Xia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Chinese polysemous verbs, describes the extended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emantic items, and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lexical semantic network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MSS*, revealing related semantico-syntactical behaviors of lexemes of polysemous verbs and relationship features of formal syntax.

**Key words:** *MSS*; metalanguage; mental verbs; semantico-syntactical analysis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项目编号: 17JJD74000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汉俄句型对比的外宣翻译研究”(项目编号: 15BYY1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鑫(1972—), 男, 河北人,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对比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8-09-16

**[责任编辑: 张春新]**